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三十一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序

重刻杜牧之詩集序　　沈大成

杜牧之先生起秦中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由幕職補史館修撰宰相李衛公奇其才特薦引之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勲郎復出刺湖州未幾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遂掌外制位侍從數歷中外三十年常以文學謀畫爲己任所著賦頌碑銘書奏論議之文行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今所傳樊川集二十卷是也當文宗之世天下多故劉從諫專潞澤何進滔據魏博盧龍楊志誠拘留朝使先生憤河朔諸鎭桀驁不循法度乃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

十六衞又作戰論方是時朝廷專事姑息彷國柔成之臣又皆苟且偷安一切措置無術公獨倡爲斯論使天下曉然知順逆之所在議者以衞公行其志於會昌之日爲難而不知先生言於太和之際爲更難也世之人多重先生之詩以爲無媿作者不知先生言論卓卓如是翻以詩掩之也然先生之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先生竟困躓不自振卒豈非所謂命歟世或譏其在揚州時多挾邪遊見疾於君子然其說特出稗官野史蓋亦不足道也先生之詩才情恣肆雖時時軼於規矩然其平生出處以及登臨遊覽幽愁疾病感時傷亂之懷一寓于其中此先生之詩所以壽于世也我友姚子曆庭刻先生之詩自見屬書問序因備論之如此噫嘻唐去今遠矣讀先生之詩思當時之所以至乎此者則知其人而論其

世其亦有所感也夫

全五代詩序

李調元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並少專輯惟新城王尙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間或縉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遠況兼以十國各據疆土即五代之君亦不能隸其版土而屬之而況乎唐宋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豈不謬哉夫讀古人書貴知古人之世事君之義從一而終此天經地義也而五代年間易姓僭竊如翻鏊上餅以致官爵盜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于非意視國家安

危如秦越不相謀故其時將相大臣有一人而事一二朝者有一人而事四五朝者如後唐之馮道所向稱臣後梁之王易簡幾遍五代後漢之王仁裕歷事八君似處處皆可擱入當附于何代乎惟於其人核其生平將受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顯之時本其人其事以定其爲何代之人亦愧其不安之意也故數年來於趨署直廬之餘輒坐擁諸書詳加繙核有五代史而爲前人附入唐末宋初者俱一一歸還之或應入某代或應入某國或按其時其事而更於每人姓氏之下綴以小傳指據各書採錄非臆說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五代之詩也更于五代後附以十國凡有斷章摘句靡不收入統名之曰全五代詩共計書一百卷自乙未春二月至戊戌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雖草創經營不無坦率而

獺祭之下頗自信捃拾無遺庶幾使五十二年之文獻得以
不墜不亦可乎

明人詩鈔自序　　朱炎

明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其間以文字傳者著錄在史志一千一百八十八部而皇明雅頌明代風雅廣選明詩鈔明音類選明代風雅明近體詩鈔明百家詩明詩正聲明詩正體明布衣詩皇明詩選以及光嶽英華滄海遺珠越山鍾秀東甌詩集諸書所載詩人未見於史者又數十百家嗚呼可不謂盛歟當明之季年閩曹能始學佺甄而綜之分爲六集總六百零八卷搜採甚富惜乎博而寡要讀者未易得其指歸虞山撰列朝詩集帝王而外一千一百九十八人附見者一百二人社集餞別寄贈諸詩以名氏見者八十六人緇流羽

容香奩傔僕又二百六十七人各爲小傳紀其事自比之遺山中州集以備列朝掌故而持論未公議者蠭起至我 朝定鼎纂事既息公道聿彰家竹垞太史錄故明之詩自洎后以下迄於雜流三千二百五十有七人採摭愈廣體例愈精以之爲一代之書良無愧焉近時沈歸愚宗伯明詩別裁集掇其菁華歸諸簡要讀明詩者博徵之詩綜約求之別裁集二書實攬其要矣余不敏生長 國家承平之日壁儲家書藏者盡出雖以僻處海陬見聞固陋而耳目所及猶或有石倉牧齋竹垞三家所未及錄者則信乎傳述之難也雖然有一代之才者乃得與乎一代文章之運其人本不能多而其詩不可不存此前修之矩矱後學之津筏也至于師友淵源四方風氣之所判別宜存其大凡以爲考驗則其人不可不

存而其詩又不必過多間嘗瀏覽明人詩集於大家名家得五十有三人鈔成一編曰正集又鈔諸家之詩可爲羽翼者四百三十二人曰續集家數不及前人十之二三而跌宕才華標舉風格有前人所未備者蒙竊詳焉至于一代正變升降之故前哲已有定論愚何能知以此書當爲官之職志可也

明滇南詩畧序

袁文典

滇在赤旭炎河外漢以後聲教或阻張叔盛覽尹珍許淑張志誠諸人空存其名著作不少概見故渡瀾滄白狼等歌即韻語之始驃信趙叔達楊奇鯤淵海各什亦聲律之先迄於有明盡變蒙段舊習學士大夫多能文章嫻吟咏一時名流蔚起樹幟詞壇滇詩始著顧刼火之餘聞見異詞如郭舟虛

祇存遊覽數什張南園僅載春園憂韻一編卽楊升庵所稱七子文獻亦惟禺山炎山中溪猶有鋟板而蠹蝕漫漶不可卒讀其他率皆斷簡殘編等於吉光片羽欲求備一代之文獻戞戞乎其難哉乾隆庚戌歲季弟文揆自隴右歸以纂輯滇詩爲請余懼湮之又久而益無徵爰檢舊存張楊李諸公集與先後咨昆明官瀘西所抄滇詩若干首悉付揆編次以古歌詩并首並方外閨秀共得十卷統曰明滇南詩略書成將付梓人說者或以少惜之余謂子雲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昌黎亦言餘事作詩人盍貴乎彈豪屬筆祖述六藝若徒騁風雲月露之詞究四聲八病之學雖多庸愈乎茲集本得性情之正由此而衍華佩實徵存亡辨得失賦以見志歌以貢俗登太史之輶軒爲五經之鼓吹則取精用宏卽非小

補因序其由如此俾學者知選詩兼取乎多且以見今者揚風扢雅之源斷自文襄禺山諸先生首紀其略是亦先河後海之意也夫

山左詩鈔序　　　　盧見曾

國初詩學之盛莫盛於山左漁洋以宣大聲宏之學爲海內執騷壇牛耳垂五十餘年同時若宋荔裳趙清止高念東田山薑漁洋之兄西樵淸止之從孫秋谷咸各先登樹幟衣被海內故山左之詩甲於天下盡由我　朝肇興遼海聲教首及山東一時文人學士鼓吹休明黼黻盛業地運所鍾靈秀勃發非偶然者也顧百餘年來未有專選漁洋感舊集遍及海內之知交故舊而於山左或缺畧未備先生嘗以爲憾今距先生之歿又四十餘年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元遺山中州集人列一小傳欲讀者因其遭際以得其詩之興會所寄虞山列朝詩選朱竹垞明詩綜亦遞相祖述余近刊漁洋感舊集爲之補傳每歎遺文散失姓氏無徵吾鄉文獻及今不爲搜輯再更數十年零落澌滅盡矣此後死者所大懼也竊不自揆厲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諸同人遍搜昭代之詩上自名公鉅卿下及隱逸方外莫不畢載彙爲六十卷每人各附小傳具列鄉里出處間綴名流評騭以備一代之詩史以昭我 聖朝風雅之盛在昔周室初興二南之詩播諸弦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誠以王化所首被爲雅化所肇基而當時國史題爲小序後之學者宗焉今余鈔 本朝之詩即不能每篇盡求其故而因其人之生平行事可考見其詩之髣髴用以上繼

遺山諸公之遺此則區區編是詩之志也若其詩之品格高下宗派異同世之覽者當自得之

江西詩徵序

曾燠

著錄家總集之例或斷代以舉其凡或畫疆以蒐其佚大要徵文考獻義存掌故與一意論文者別其畫疆而論者或出之鄉人或出之官其地者宋孔延之會稽掇英集董弅嚴陵集及近世所傳粵西詩載皆官其地者爲之也錢穀吳都文粹及近世所傳山左詩鈔檇李詩繫松風餘韻皆其鄉人所自爲也絜諸古采風陳詩二者義皆有處然推之小雅詩人桑梓敬恭之說則出諸鄉人爲尤宜今江西布政使司領府十三直隸州一廳二州縣七十六其地負江瞰湖襟吳帶越控引楚粵文物甲東南自歐陽曾王氏並起當宋之盛而虞

范揖氏繼踵元世天下言文章者歸之江西其詩自漢魏以降流傳絶少洎乎唐宋作者代興其間乘世而顯幾何人隨世而晦幾何人與世浮沉又幾何人其烜赫耳目間者固已眉列角立乃其不幸沉湮畢世風流墜地一篇一句亦且為狐貉嚙盡里巷莫得而舉其姓氏者不知其幾矣煥承南豐之後生盱江之上從先公游宦少長四方忝冒登 朝二十餘年居家日少不克與父老子弟尋求黎獻雖於鄉先生之文辭無能遍覯而盡識也顧嘗有志學詩涉獵差廣因是網羅蒐集每過鄉人士君子藏本淪螙敝紙輒從購得歲久積多畧為比輯斷自彭澤先生迄乎煥所逮見得作者若干人凡詩若干首釐為九十四卷鏤板行之曰江西詩徵江西於秦漢類行何務豫章九江諸郡於唐宋元為江南西道江南

西路龍興諸路區域分併代沿代革爕之此書名既從今例雖泥古人非斷代義取韻編以今江西布政使司所隸爲界於是東晉至今千有餘年之作靈然燦然區分疇布以詩存人以人存詩瀏覽盛衰升降之間可以追往者而論其世亦可以引來者而示之程區區二十年來蒐輯比綴之心庶稍慰矣惟是謭學寡聞一官龍頭中多作輟亦恐挂漏猶冀鄉先生以若海內通流譽其勤而開其塞相與講正疏遺而補其遺漏其自彭澤先生以下實嘉賴之豈惟煥敢私其貺焉書成因志歲月爲之序

漁洋先生精華錄序　　翁方綱

昔任天社注山谷詩文曰精華錄而漁洋先生門人盛君仿其意以錄先生詩亦以其名名之此錄厭飫人口久矣方綱

按試來山東新城學官以此書無專序謂此士士人之意欲方綱爲之序方綱宜援計甫草之例以謝之而又不敢以空言謝者何也先生之詩自漁洋前後集以訖南海雍益蠶尾諸集可謂富矣今約取之而目曰精華其果先生精華所在耶且先生詩之精華當於何處覓之在當時有謂祧唐祖宋者固非矣其謂專主唐音者亦有所未盡也謂先生師韋柳者似矣顧何以選三昧集而不及韋柳又謂具體右丞似矣然又何以鈔五言詩不及右丞是皆未足以盡之也或曰讀先生詩當熟史記漢書故以惠氏金氏徐氏諸箋說援据極博而倘有補注者然且又舉司空表聖嚴滄浪言詩之旨歸於妙悟又若不假注釋者此皆仁知各見吾惡乎執一處以求之天社之於山谷也其錄取精華之義蓋卒有知之者即

以盛君所謂山谷精華錄者愚嘗攷之乃後人僞託之本而天社原書久佚且山谷之詩或云由崑體而入杜也或又謂其善於使事又或謂其純用逆筆也此果皆山谷之精華乎愚在江西三年日與學人講求山谷詩文之所以然第於中得二語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尙未知於天社之意有合乎未也而奚敢直舉所見以序先生哉願與善學者質之

竹濤蔡先生遺集序

陸錫熊

國朝當康熙初文教大興一二宗工宿老以風雅倡導于上於是海內鴻儒碩士懷瑰抱璧咸集於京師時則有若秀水朱竹垞嘉興李武曾吳江潘稼堂諸公以沈博絕麗之才雄視壇坫文場酒社交唱迭和翰墨流傳極一時之盛而我里竹濤蔡先生以年少走京師一旦出其詩與諸公角諸公莫

不折節卑下之當是時蔡先生之名藉甚鉅公長者爭招致相酬唱嘗在合肥龔宗伯席上聽柳敬亭說隋唐遺事先生詩先成最工座客肯相視閣筆宗伯大喜厚贈遺之其見推重如此其後竹垞稼堂以博學宏詞徵自布衣擢入翰林皆得出其才以摛雅研頌黼黻治平而先生則已不幸短命死矣先生歿時嗣子才六歲先生之妻趙孺人矢節鞠育終以有後獨其遺詩散落不完存者僅數十篇又多叢雜無次先生曾孫枚登克念厥祖發其所藏釐訂殘缺將刻以行之夫以先生之詩之工固足與之數公者頡頏追逐于一時而數公者又以其名德鉅集流播海內獨先生竟夭天年即此數十篇者亦且沈埋韜伏於塵封蠹蝕之餘僅而獲見於世不可謂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先生之詩以晦而復顯如鳳毛麟

角尤爲學者所珍異而愛惜其必能與數公之集並傳無疑他日傳文苑者讀其詩論其世使先生姓名得與數公者並連並書則此數十篇者亦可以不朽先生矣區區升沈壽夭之數又烏足爲先生計哉先生名湘松江上海人上海後析置南滙縣故其後又爲南滙人

梅勿菴詩集序

沈起元

於舉世數百年所莫爲之術爲之而其端至微至密其事至實不可以毫釐差不可以意匠營度而獨孜孜焉自少至老竭智慮以殫其術而非有所慕利于其間斯其志趣若逃空虛者之乎廣莫遊寥廓者極于青冥其視世之呫嗶歌吟以弋瑣瑣之名者豈直蛙聲蚓竅而已哉宜無復有所置意矣夫天地古今之所以爲天地古今者氣與數而已數肇于氣

而卽以定氣故數也者古帝王以之明天察地紀物類而推事變三代之實學在是後濅失傳流海外爲西人得轉以進踔乎中國可歎也余昔年入京師聞宣城梅先生精數學以安溪相國薦

聖祖仁皇帝召見蒙殊寵然未聞以詩鳴也今先生之孫御史中丞循齋先生以先生所著勿菴詩集見示屬余擇其尤以授諸梓且命題其後余伏而讀之矍然起曰此固先生之餘事也何乃復進于古若爾耶昔之論詩者曰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余謂才人以氣雄學人以才富詩人以韻格標勝然律以古之作詩者則皆無是也古之作詩者要惟言其所不得已與言其自得而已非是二者詩不作可也若先生之詩則言其所自得惟其自得故絕無規橅之

迹而自進于古以是知善詩者不徒求之詩也蓋先生之學幾於道矣窺秘於圖書遡源於黃帝堯舜參稽于四時日月星辰極變於方圓高下斯其神之所凝心之所游翛然於塵垢之外居寂寞而玩高明適其趣者山水寫其樂者兄弟友朋以是而爲詩詩心聲也宜若幽谿邃壑之泉瀉之萬仞而上其清也若空其甘也若醴其奏也如金玉之鏘而掞之以天籟乎余讀先生詩集更念先生之治數學也不足以炫世世亦莫有喻者而當日所與往來酬酢猶有穆尼閣方素北方位白陳獻可章頡叔李安卿薛儀甫諸人同聲相應於千里之外以是歎前賢之用心夐乎遠矣此余讀先生集而更爲之睪然耳

傅鴻臚謹齋詩序

沈起元

今天下士大夫皆言詩矣然詩固六經之一皆以明道焉耳詩可易言乎古今作者惟淵明有見於道且非晉人之所爲道故其詩出晉人上老杜忠愛性成思深慮遠其爲詩不合乎道者鮮矣不合乎道者既不可以言詩然直以詩言道則又往往而失風人之旨蘄其不言道而合乎道則固非深于詩者不能眞南傳謹齋先生爲御史時極陳治道灑灑數千言皆得體要曩余讀其封事想其風采殆慷慨自命之士也及余官京師從通政甯翠庭先生遊翠庭篤實有道君子也亟爲余言謹齋之學益力求儒先之道精進而不已者也余因得與謹齋遊其氣粹然其神充然語及于道退然若未有聞者讀其詩而歎謹齋之幾于道也夫京師立功名鶩聲華者所輻輳謹齋獨次三年杜門卻掃從甯靜淡泊中觀氣機

之消長物化之遷移凡日月風雨雷雲霜露以及草木禽魚之態狀無不可喜可愕其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憂樂悲愉多不能已之故于是一發于詩遠如陶深如杜非幾于道而何以有是幾于道而不言道其深于詩乎謹齋眞人余果人也居之相去萬有餘里以京師得相過從終日談而莫逆于心未幾而謹齋告歸矣交作深別遽遠余將漠然無所向夫味道腴而淡世榮謹齋詩其傳之矣謹齋歸道日進詩日高余年且老安知謹齋之所至故序其詩而送之行以誌余之惘惘云

李玉洲太史詩序　沈德潛

古來論詩家主趣者有嚴滄浪主法者有方虛谷主氣者有楊伯謙主格者有高廷禮而近代朱竹垞則主乎學之五者

均不可廢也然不得才以運之恐趣非天趣法非活法氣非浩氣格非高格即學亦徒見其汗漫龐雜而無所歸益詩之爲道人與天兼焉而趣而法而氣而格而學從乎人者也而才則本乎天者也人可強而天不可強故從來以詩鳴者隨其所長俱可自見而詩人中之稱才人者古今來祇數餘人相望于天地之間玉洲李先生今之才人也少歲出語即能越俗旣與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才自豪即以才接引人者而才相遭引而愈出故玉洲之詩因得肆其才於陶冶萬類籠挫一切之餘水銀硃砂入其鑪鞴皆成丹也幺弦雜韻經其和調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婷如美女而怪奇兀奡飄忽出沒比之絳蜺天際神山海上而不可端倪前人所云曠世逸才儁才風逸者不是過焉已先生家吳江往來吳門兩地

多詩社先生詩成衆口交服酒闌燈炧出片辭畢諧俱有才華流露其間旣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仍以才爲主而不拘尋常應制格律品極貴焉旣又脫然去官得以蕭閒無事之身一肆其力于詩歌以其獨得兼有衆長求之趣趣益以流求之法法益以合求之氣氣益以盛求之格與學格益以老學益以化而總由於才之益縱橫自得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蓋其得於蕭閒無事者爲已多而天之與之有獨厚者也抑聞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先生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弔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陵觀登萊天風怒濤靑紅海市諸幻境今留關中過秦漢唐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獄終南武功之形勝天授之才有擴之而無盡者宜其詩之隨境變遷全乎天

而自兼乎人也潛與先生以詩定交垂四十年每相見必示新詩問有彈射欣然意得然其詩終退讓爲不可及莊生云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潛於先生詩其亦自厓而返者乎

陳西田梅莊二先生詩序　蔣恭棐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歐陽公云修之身矣不施于事可也況于言乎夫誠修之身而不獲施于事則所以淑人而傳後舍言且奚託也患求工於言語文辭而離其本根耳與孔子之旨豈相悖哉余童丱時及見里中耆碩如尤西堂宋既庭蔡息關劉西爾諸先生皆以博學多聞倡導後進而謙雅謹飭未嘗沾沾自喜陳西田梅莊二先生行輩稍後風流篤厚猶有　國初諸公之遺余尤習而親之二先生兄弟自相

師友於書靡所不窺其所作亦並卓然成家壯歲遊京師公卿爭延致之然履道守正不肯爲詭遇西田舉京兆後以子貴謝公車并不就銓注優游著述安其子之祿養三十餘年梅莊先生窮老無所遇餬口四方以終蓋於世事無所施而闇然修身以俟後世者今歲夏西田先生曾孫檀手其曾大父詩集屬余刪訂若干卷梓以行世而梅莊先生之詩佚而僅存者并刻焉距西田先生之歿二十有五年矣余既受而卒業乃作而歎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有德者之言也夫二先生論詩以少陵爲宗撫時感遇流連景光有沉鬱之思無嘽雜之響卒澤于道德仁義藹如也異中羣雅之藪若斯之濟而無競和而不流殆難嗣音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之欲有所立以自致于不朽者不倚有典型歟余幼

侍杖履卽蒙賞譽侵尋失學愧負長者茲得爲二先生刻編校之役挂名簡端竊以自幸而北海通家之好北平三世之悲又不禁怦怦於心不能已也

周朗亭詩序

沈起元

余少遊京師獲交四方知名之士而歎楚材之盛今猶古也又嘗溯潯陽泛湘沅浮洞庭而南登岳陽樓望衡嶽諸峰與雲夢青草諸湖爭奇而競壯宜其所産之材多俶奇絕特凌厲超卓而其所爲詩文類亦近是其風氣固然歟然竊以爲余之所知皆表見於時馳譽名遂者耳意其伏處衡茅必有淳謹長德行修門內而名不顯於當世者而余特未之知也庚子同年[illegible]鄉周子容齋爲言其兄朗亭先生純孝篤行未遇而殁因出其遺稿一帙求序并以所撰其兄墓誌示余余

因歎曰此非所謂淳謹長德行脩門內而名未顯于當世者耶余觀其詩冲和樸茂絕無爭奇鬬勝之意而自饒眞味蓋其於名也淡并不欲以詩市名者也夫拔地倚天峙爲名嶽山之雄矣而小山平遠其致自勝滔雲浴日滙爲巨浸湖之壯也而淸溪濚洄幽情故遠人又豈必恢奇絕特而後爲才乎余於朗亭爲之三歎嘗見名人之後其詩若文天下有心之士方廹於訪求而其子弟顧漫不介意任其散逸而不惜者今容齋於其兄朗亭之零章斷句珍若尺璧汲汲乎懼其湮而不彰也則容齋之賢於人爲何如又可想見爲之長者篤於孔懷薰蒸浸漬以成是友愛之風非楚才之盛乎爰書以歸之

雙淸閣詩集序　厲鶚

揚州新城之交衢列隧聯柄中有詩人閔君廉風鍵戸而居葺小閣三楹階下蒔甘蕉數本交陰几格而牓曰雙清夫杜老生平遭遇天寶時提攜妻子流冗道路其所謂心跡雙清者不過依嚴武築成都草堂數年耳廉風砥志厲行安于家巷內則有柔甘以養母外則有酒茗以樂賓顧有取乎杜老之云者得毋清之一字爲風騷旨格所莫外者乎大抵詩之號清絕者因乎迹以稱心易超乎跡以寫心難揚州當舟車之會易溪山而塵壒易友朋而投謁易文字而徵逐卽有折楊皇荂之曲亦采富於大雅此如風蟬露鶴噓噏霄謁移而道之咳唾嚬笑之區有咽而不能成響者矣廉風士斷於斯獨能絕去僑溺就於平中閑發警思戛然寥然足以析煩而破寐可謂力能不囿於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頌其自評則曰

穆如清風晉人論詩輒標舉此語以爲微妙唐僧齊已則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臞所吟謠未有不至于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風舉聲利之地泊然寡營而獨喜臞就于臞枯槁憔萃之士窮月繼夕流連傾倒而不厭韓子云爲彼不清作玉雪詩廉風其知之矣

桐石草堂集序

汪孟鋗

痛乎吾豐玉弟之歿也嗚呼弟若子前曰吾本無所嗜好今病革且死亦更何所顧戀惟此篋中篇什實生平境與所在幸善護之以裁於吾兄余於癸酉春哭豐玉於長安旅舍今年甫歸抱卷嗚咽不勝其言之悲也豐玉質性開敏書無所不讀於一切世間平陂險易升沈榮辱得失憂喜泊如也泊如

也方十歲信筆作詩流動工穩間無煩長老點治十一歲從宦遼左博覽山川風土肆力爲之自漢魏而降經緯蹊徑一一識别於宋人中酷愛山谷半山二家視時俗拾何李唾餘以詭附盛唐者則心焉薄之其詩務環深嚴叶韻而不爲韻叶使事而不爲事使有獨開生面之妙通計不下千餘首就其手定斷自壬戌以後止十之六余又重加陶汰得如干首離爲八卷又附詞一卷别有律賦散文各數十篇流傳人口徧搜篋中不得豈其意初不欲存耶獨惜豐玉於斯道方且精進未已而天嗇其年不踰三十覽豐玉詩者毋僅以子安長吉伯仲之則豐玉之心也

禱雨軒集詩序　　趙佑

平原董許廬曰吃而心達貌儉而神王境嗇而道豐自其少

日以春柳詩擅場識者謂與王文簡公秋柳詩嗣響壯而掉鞅文壇聲滿京國間及年四十餘始通籍旋由詞館改外遲之始授江西小邑僅一年歸秉東昌郡鐸者十年以老疾自謝去一子早喪比方送其孫入貢太學與諸同人重理三十年出處情話皆咨嗟相慰勞夫寄廬所處境天若以之處他人亦稱有成就矣而於寄廬不可謂非數奇也然寄廬之意並出其詩讀之翛然自寫其生平之蘊藉有得于南北閱歷之多而神仙令僕未足加吾素也激昂而不怨跌宕而不淫戲不爲虐正不入迂遠有會近有喻淺而淺深而深洵哉今之有道力人也伊昔言詩動謂窮而益工殆激於世之達者不必工而徒以炫其工於是孤憤著書之流日以多而詩之道替矣乃若三百篇正風雅頌皆古公卿大夫讌[illegible]雍容

之作而唐宋迄今以纇名厚實見於時者何限豈得郊島獨爲工而燕許樴不窮哉如文簡之於詩尤寄廬所嘗瓣香而奉者也吾方歎寄廬之以工窮而豈期寄廬之以窮工以寄廬之詩之工而不免於窮寄廬之窮之不足以窮寄廬之詩斯則寄廬之所爲寄廬而嗣響文簡不虛耳詩裁八卷先有宛平黃崑圃先生爲之序茲寄廬新定刊本重以屬余覽翁單溪學士單溪敘古人書不兩序爲別題二集句於卷而專就余余見宛平之題在甲戌上元則猶寄廬同館以前作而後此廿餘年所未及也序之以續宛平有不覺其長言之不足云

二研齋遺藁序

平聖臺

吾友諸桐嶼下世十八年矣其子開泉秀才裒其所存應制

興唱酬之詩乞予序而梓之予讀之不覺淚涔涔下也桐嶼以不羈之才弱冠走京師屢屈場屋及擬甲科入中秘主試山左分校禮闈大考京察皆優等一時蔚然名聞天下

天子以其久值軍機有幹濟才　勅守辰州君亦願竭心膂以圖報稱乃抵任甫一年輒以抑去傾貲了官逋傺侘無聊卒于鄂渚士友聞之莫不流涕其生平著述高文典冊百不存一閞泉以丱角孤童與其母夫人處海濱窮僻之鄉晨編夜績性命相依僅收其旅裝遺稿思公諸大雅之林以續其一生之慧命嗚呼亦可悲矣予亦丁卯入都就試北雍始與桐嶼及毛靜樞訂交久客居貧連臂出入者五六年敝裘糲食不以爲苦每一詩文出互相激賞歌呼達旦意氣之豪俱不可一世甲戌春予預館選桐嶼亦以特試第一人補內閣

中書而靜樞被黜杜門痛深鎩羽比予中墮遐調轉徙江廣靜樞起用洛陽令不數年謝世獨喜桐嶼官職聲名後來居上意謂吾三人中秀而實者惟君可必矣而亦遽止於此人世間苑枯榮悴顛倒於電光石火之中曾不可以一瞬而猶斷斷計較於一篇之去留一字之工拙以付諸不知誰何之人不亦可以已乎桐嶼詩文俱私淑于蘇文忠其在軍機受命屬草千言立就爲諸鉅公作碑版記序甚多既成輒焚其稿此二編者非其傑作亦足見所得之不小矣靜樞長桐嶼一年予小桐嶼二年靜樞鄉會程墨膾炙人口迄今不存一字予雖著差多亦漫不收拾不足以遮人眼開泉能爲此刻以傳其父之詩桐嶼可謂有子矣昔雨與燈巷居蕭瑟予以後死而得序君生平君於夜臺不啻開見悲喜當何如耶

丁辛老屋集序

吳泰來

秀水王秋塍明府哀其尊甫穀原先生遺書暨詞稿十二卷將校刊於鄖陵官舍而以序言屬余既卒讀喟然歎曰美哉洋洋乎其牢籠萬象而麾斥八極也可以驚風雨泣鬼神求諸古人成法未嘗以一字規橅而神明規矩動與天合其斯爲精深華妙之詣乎夫詩生於情而寓於境大抵廊廟之才足以黼黻休明而澄思渺慮以窮夫天地山川雲物之變則不若山林閒曠之士有獨得焉此昔賢所以有窮而後工之論也先生以績學巨儒屢躓場屋乾隆辛未之春恭應 南巡召試名擢高等遂登秘閣甲戌成進士改官比部任事未幾即請急歸里築丁辛老屋於長水之上閉戶著書若將終身而家貧多累又復奔走大江南北以筆耕自給論者謂先

生才華卓絕已被　特達之知而爲郎自首未得窺承明著作之庭以大展其夙負重爲惋惜而不知先生曠懷高寄覩廊廟山林之間絕無芥蒂於胸中故其出也若鴻儀鳳翥偶然表見而沉冥不返又幾於遯世無悶之君子今集中篇什大率皆登山臨水懷人感舊之作造物者殆嗇其遇以昌其詩也窮而後工其信然歟余與先生忝僑札之契自通籍以迄于今生平出處大約相仿而垂老飢驅流宕於中州河洛之間益與先生晚節相類則今日序先生之遺詩能無感慨於中而不能自已哉

湖海文傳卷三十二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序

盧抱孫出塞集序　　沈起元

國家有準噶爾之役　命將征討北自張家口至軍營二千餘里間置臺站四十有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初武臣主之後以文臣之獲譴者經理厥務號曰坐臺用示譴罰

今

上登極準噶爾畏威臣服六師偃息裁爲二十九臺又憫諸臣久役三年期滿而代或譴非其罪仍敘勞績　予錄用且不次　恩至渥也考各臺站近起塞垣遠抵絕漠皆空無人烟跡有水草處壘土覆芻穴坏出入陰風晝號朔雪夏

飛內地粟麥茶瓜酒餌之屬大力者百倍其值乃克致否則飢饜青稞渴飲運酪晚暮但聞羊嗥馬嘶不聞雞犬至其地者雖磊落自喜之士無不消沮蕭颯盡喪其生平其年少氣盛負其所有則激烈感慨爲叫號不平之鳴人情乎無足怪者余同年盧子抱孫負俊才起家進士不十年至兩淮運使准商疾其峻整中以蜚語致被誣去官而有坐臺之行襆被蕭然遠役窮塞者三年今蒙

恩得代還以出塞集示余燕若夏雲爛若春葩未嘗不跌蕩慷慨而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既無消沮蕭颯侘傺無聊之狀而亦無不平之鳴固抱孫之工於詩抑其器識有度越尋常者哉抱孫自臺歸也

天子察其才授以州牧逾年遷永平太守夫永平古盧龍重鎮也襟山距海長城崗列灤河帶繞爲歷代門戶鎖鑰要地

我朝起自瀋陽茲郡遂爲堂壁然其形勢之壯故足增豪士之氣而發其雄傑之氣抱孫坐嘯之餘俯仰登臨浩歌閒作迴思孤蹤絶域磧壤草黃孤清月白得毋轉有黯然而魂銷者乎

游粱集序　　秦朝釪

古者士大夫相見各賦詩見志詞不自已出也誦古人之詩斷章取義而其志粲然可覩焉三代而後此風歇絶作者遂多然自漢魏迄三唐因詩以見志者何其少也其閒若曹子建若陶淵明若張曲江若杜少陵之數人者其志皎然其詞秩然蓋古人尚志故言以足志後人尚詞故志沒于詞是以上下數千百年如此寥寥也余昔居京師聞少林之名也久未得見後出守滇中以憂歸又三年以選人入都與少林相

遇京師相得懽然忘乎其為始相識也又五年余遊楚而少林令漢陽相遇復懽然忘乎其為久別也今年春暫輟吏事將入　覲少得閒暇余過訪之出游粱集見示盡其未遇時所作爭讀之慨然太息夫太皡氏之墟宛邱之壤少林先世有守是邦而善于其職者其慈儉勤民流風餘烈猶傳于里巷歌謠老翁退卒之口少林聞見所及作為詩詞反復纏綿不能自已而時序遷流留連今古惟將母之懷念友之什而無有怨恨無聊不平出于其中是足以觀少林之志也夫古今人才分學力各有不同余非敢謂少林之詩遽如古人然觀其志則其詩之善可知也夫有其志者不徒言將必有其事則其施于政者可知也今將遠行矣請為賦烝民之八章取穆如清風焉且慰其永懷也

羅兩峰登岱詩小敘　　朱孝純

天地靈秀爲山水人心靈秀爲筆墨故非筆墨不足以寫山水曰詩曰畫此人心之靈秀與天地之靈秀相噴薄而與爲融洽者也然或能詩不能畫未足以寫泉石之精神能畫不能詩未足以闡林壑之幽勝又或能詩與畫而名山大川無緣一至者有之雖欲鏤鑄造化又烏從而寫之羅君兩峰擅詩畫與余交二十年矣余去歲由蜀守移泰安因招至陽曾羅君住郡廨三閱月凡三登岱宗圖記其勝復得詩若干首一日謀歸于余并出遊草屬敘余因舉羅君生平材藝與山川秀美相爲映發而又能杖履巖壑不慳所遇有如此者快抒所論以壯其行獨闡揚之人士多以輿馬衣服相矜尚而足跡憚違遊覽曰披君行篋觀之得毋以余言爲誕耶

慰忠祠詩序

吳省欽

三代之將才周宣王時爲盛若尹吉甫方叔召虎皇父程伯休父戡定外變詩人稱之而千畝之役祈父亦列于雅秦穆公誓師之辭掌于史遷于四方序于孔子之書魯嬖童汪錡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無益于魯孔子謂其執干戈衛社稷至伉慨志節之士奮不顧身舍生取義義之既炳同仇者甘於所憤討罪者壯于所值是故常山死而後河朔應司農死而後京闕收露臺死而後宗澥縛越在我 朝若范忠貞之死閩馬忠毅之死桂皆矢死以激天下之義以翦除憝惡而開不世之功此有功臣必先有忠臣忠之分不同其義則一也促浸弗龔致肆 天討歲癸巳六月十日賊人闌我木果木大營定邊將軍大學士溫公殁於昔嶺武臣死事者先後若

十人文臣則戶部主事趙公文哲等先後二十有六人禮臣
據禮議恤　予祭葬　予廕　予祀昭忠祠其在成
都督臣闢草堂寺之西爲祠而名之曰慰忠是秋促浸復平
丙申二月儹拉平　朝命於將士死事處如葉爾羌郭卅山
故事收骨爲其塚英魂毅魄雖往不朽矣夫兩酋不過一土
舍其戕虐同類亦非如叛臣在內之逆之甚此二十六人者
惟守糧臺視守土其他若奏記若度支若後先奔走皆非有
必死之責卒之碪胸喋血義不反顧稽古忠義傳所載無茲
時若此之多而　國家賡厲人材臨難不苟天人實甚不轉
瞬而紅旗馳白組獻祀在令典傳在　國史以視紫光閣圖
象功臣何多媿焉予嘗閱二十六人之死又屢拜祠下慨未
有所紀述以附史官之後而研齋太守入系一詩揄揚忠孝

論而錄之有補于世道人心非直爲二十六人廣其傳而已也

古樹詩續集序　　孫灝

四明邱君至山家甬江之東臯二十里舊宅有三樹焉蓋自南宋迄今六百餘年物矣　國初有詩人王冊先生者居此堂嘗作詩遍徵同社和之李先生杲堂爲之記周次脩有三樹傳闘天廼有三樹說而鄭高州復有古樹篇題後詞章流播不脛而走余嘗於杜茶村鄧孝威集中得其題詠則一時之風流可想矣乾隆丁丑至山至都下出杲堂記遍示諸人其時屬而和者復數十人逾年裒然成集將續刻之而問敘于予余惟此樹之傳久矣雖其突兀偃蹇盤龍攫虬風霰不蝕野火不燒自足長留天地然自邱氏聚族有此堂即有此

樹海內未有過而問焉閱五百年玉冊出而樹始傳又百年
至山出而傳逾遠當代名公鉅卿詩文集中莫不有邱氏古
樹者而操觚者流展卷長吟儼然見璆枝鐵榦掩映文軒畫
棋之前則惟邱氏之世濟其美而後樹木愈足為人愛惜也
昔班孟堅之賦西京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
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使玉冊與至山生長與門雖
栖豚柵豆蒔瓜棚雖欲表彰先澤傾動海內騷雅媒而求龍
友其可幾乎命律者呂召集者龍百尺之桐乃棲威鳳干霄
之枝不巢妖鳥惟茲樹遠有蔭庇條葉布濩蟠根苞基剛至
於今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之風流逾遠滋大彼古人之不
忘角弓必拜嘉樹豈不以是也哉然玉冊當滄桑鼎革之初
所交遊大半荷衣槲笠絕意影纓故其詩多變徵之音今至

山生　重熙累洽之朝鵷序鴻行金春玉容其雍雍者皆朝陽之梧桐也其雛喈喈者皆高岡之鳳凰也此則氣運爲之而優劣固不在是試取杜鄧諸公之詩而參觀之知必以余言爲不謬也而邱氏世澤之長與茲樹遭逢之盛不愈可見也乎

刻燭集序　　吳玉綸

戊戌孟冬曾春坊習庵出刻燭集一帙示余蓋自癸未至乙酉與同人京邸聯句作也夫詩有贈答有倡和有分題分韻尚矣而漢武栢梁詩說者謂聯句所由昉唐宋集中間有作者大抵爭奇鬭巧總期不詭於大雅耳今夫輪轅蓋軫閉門而造不出一手而同適于九軌之用者其工力均也琴瑟柷敔鏞磬鼗鼓八音繁會而同協于黃鐘之律者其音節諧也

能賡雞鳴春非秋蟋雜陳於五都之肆而皆以備易牙之調者其氣味和也由此意推之可以讀此集矣余竊又有感也諸君子遭逢　盛世蔪至於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以其餘閒以觴以詠可謂一時盛事迄今纔十數年耳如東亭厚石旣相繼徂謝璞函又殉木果木之變與先六兄左黃同邀　卹蔭士論榮之而逝者皆不可作矣其存者或奉使馳驅或歸故里其聚於京師者陛卿貳校秘書類皆夙夜在公少宴息之暇欲如曩時從容談讌遊戲于筆墨間而亦不可多得矣習庵之存是集而余爲之敘其緣起也聚散存歿之感各有深焉者也抑所以相勗于不朽之故者更當何如也不然詩乃諸君子之緒餘聯句之作諸君子詩之緒餘也豈果以是爲重輕乎哉

鴛鴦湖櫂歌序

梁同書

鴛湖兩水相並鏡汝西東志稱錦鳥時來棲宿居斯土者櫂木蘭之舟譜竹枝之調道揚風土寓詩人諷諭之意宋竹垞譚舟石兩先生其善歌之先聲矣顧某水某邱一名一物題文逸錄間有爲昔製所未詳者陸子和仲張子芑棠爲後來之秀諏采舊聞希風前哲蓋有志焉會學使者臨川李適園先生以鴛湖櫂歌課是邦人士二子方優游太平清讌之時復際輶車采風之會斐然有作各得百篇語鮮雷同藻兼新逸它日於烟嶼輕波暖時聽漫女漁師綴調高唱或三五首八九首如風雪旗亭故事二子其頡爲鸛鶩主盟乎抑亦更有興者昔張堯同與陸蒙老撰嘉禾雜咏雖篇什繁簡不一指趣則符二子既分艷于六朝復齊名于南宋更倡迭和求其

友聲又何古今人之適相合哉君子將于是乎覘風教矣

論印絶句序

倪濤

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爲指事一象形二諧聲三會意四轉注五假借六皆古文也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一十有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修六經邱明述春秋傳並同古文七國并爭車涂異軌秦人變古法書分爲八其一曰大篆次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齊蕭子良以刻符橫印合爲一徐鍇議之謂符者竹而中剖字分半形摹印則屈曲填密甚符以取信印以記事判然二體若後世官私印章旣以徵信復記姓名官階正合子良之制而一二好古之士往往蒐羅各體凡禹鼎湯盤漆書蟲篆與夫鐘鼎卣斝觚敦彝匜諸蹟離奇光怪百出而不窮雖去古漸

違猶使人想見耆沮制作之大意故足尚也寻少有印癖偶讀前輩沈房仲厲大鴻諸公論印絕句適然有會於中間亦效顰且要同志者屬而和之通得如干首釐爲一編而付之剞氏或謂篆刻之作昔人著述將讀奚用是詖詖爲曰不然子獨不見夫詩乎三百篇尚矣後儒或爲詁訓或爲箋傳爲說爲譜爲疏至於爲詩品爲詩話爲論詩絕句源遠而末益分要之均不失夫溫柔敦厚之旨猶之乎印也在宣和則有譜克一則有格嘯堂則有錄順伯則有圖其他更僕數之而不能盡至儷口韻語則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咏歎之苟循是以上尋古文之妝趣究八體之離合屬詞不可爲小學之梯階六書之鼓吹也哉遂書之以爲序

左傳樂府自序　鄭勳

勳束髮受書即喜聽人說史事比長學春秋左氏傳手寫口誦取其足感發懲創者爲樂府附焉凡二年成編或者曰樂府之體宜于史而不宜于經子之爲是也曷故應之曰左氏或詳經之所有或補經之所無爲時不過二百四十二年而秦漢以後人所不敢爲不忍爲不能爲之事無一不見於春秋之世且夫左氏言亂之書實已亂之書也已亂莫如禮禮以敬爲主以讓爲用男女之辨上下之防貪廉之得失禍福之倚伏俎豆干戈錯行迭見有在彼不在此者實史家之權輿矣昔漢武帝時采齊魯燕趙之言付之樂官奏之郊廟戎事宮中而樂府名焉然皆諧律和聲上繼雅頌故足尚也勳不敏不敢言史亦何能言詩然人倫之龜鑑身世之權衡於此或庶幾有取焉耳

蘭皐風雅序　　杭世駿

浙東山水富于浙西發而爲清音流而爲勁響緣情綺靡往往視浙西稍遜焉其風氣淳厚爲魁儒碩彥弦誦之地說經鏗鏗而聲詩有不暇及勢使然也金華文獻甲於浙東七郡正德間郡守江都趙鶴嘗輯文統一書以衍濂洛之緒萬歷間司李滇南阮元聲復輯文徵詩粹兩書搜采稍廣然合一郡而言也蘭谿爲婺州屬縣唐高宗咸亨四年始置六朝以上不得有蘭谿人亦不得有蘭谿詩也唐初以至勝國訖今千有餘年詩人林立無有起而收拾之者濟陽江伯容先生始輯蘭皐風雅五世孫用璋復行編梓先生自序而外無有元晏其人爲之表章者用璋請余序其首簡乃推原先生著書之意而證明之曰唐世詩人三徐安貞書嚴在焉宋景定

甲子九月仁山金先生來遊有記友貞之爲邑人信而有據矣舒元輿唐書不傳云東陽人吳寶鼎元年置東陽郡其地在金華山之南瀫水之東唐垂拱二年因東陽舊郡之名分烏傷及廢吳甯縣治置東陽縣元輿系出異微氏族不顯所居或在瀫水之上瀫江今隷蘭谿與東陽壤地相接以爲蘭谿人不嫌與史異也貫休生于蘭谿見于宣和畫譜後遊吳越晚終西蜀禪月集中有題蘭江言上人院二絕蓋其未離鄉時所作也宋時諸賢漸染胡安定朱子呂成公教澤五杜八范蔚然興起然五杜集久不傳八范止香溪有集兩猶子附焉元惟於介石吳禮部集稍著有明時代最近世家大族之流傳賢子孫之世守以詩傳人以人傳詩交相重也而先生猶有後裔式微姓氏磨滅之歎甚矣搜輯之難無有漏遺

之不易先生没且有百年矣　國朝文教覃敷人才較勝前代其繼述之善竟成先志是在用璋賢父子余雖衰耄一知半解尚能追相佽助徵文攷獻邑中諸君子豈無意乎

王秋汀獺髓集序　沈大成

䕫塘王君秋汀自甲戌之夏在桐川寮兒席上別去今夏重過廣陵秋汀年四十而余且七十相見問無恙外出其集玉溪生詩曰獺髓集者曰子爲我序之初秋汀與予同客湖上日從文字飲才思橫溢意氣豪上自謂取科第如拾芥同時武林故人若鄔檀波方曼陀輩皆推讓之既而秋汀北游試京兆不遇去爲吏蜀中忽忽十六載回念朋舊桐川檀波俱没曼陀仕不得志嘗塵濁絶而余白髮玲瓏淹于逆旅遂已老矣秋汀所佐之富順隸敘州府漢之犍爲郡唐戎州也老

杜之東樓山谷之涪翁亭在焉皆詩人之固也又以幹才數奉臺檄墾田水木周歷管內盛暑披裘初秋雨雪凡人迹未到之區秋汀皆寢處其中熊虎之與居猿狖之與吟益亦不勝其瘁而秋汀詩興益高其自爲詩亦多茲集何特茲高之乘韋也然已足以嘗鼎一臠矣夫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程不可以作詩秋汀績學而今于行又得巴蜀江山之助宜其詩之日進而無已今之稱詩者足不越里巷之間目不睹山川之勝僅僅抱殘編守故說以是而號于人曰吾能詩是猶壤蟲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也豈不悲哉

南樓吟藁序

沈大成

古之女子頗能詩蔡人妻之芣苢周南大夫妻之汝墳申人妻之行露衛宣夫人之柏舟定姜之燕燕莊姜傳母之碩人

彼傳母之二子乘舟息夫人之大車見諸傳記與雅頌並垂然皆憂時嗟亂傷心感疾懽愉之辭少而愁歎之音多哀思慘戚有令人不忍卒讀者夫天既生是人豐其才而屯其遇當時悲之千百世以下共悲之是獨何為者耶豈所謂命耶抑數使之然耶天亦不得而自主耶吾觀世之蓬頭攣耳齞脣歷齒之屬手未觸書史目不辨朱碧擁金玉矣被綺狄矣育子姓而享壽考矣彼所謂茂美嫺綸章者非廢即獨非寒下即貧甚且愁病困躓以至于蚤隕是詩者不祥之物也徐媛若冰余弟子也性慧喜稱詩善病多愁年三十五而死死之日以遺稾數百篇屬余刪定往來奔走卒卒無暇今春始得刻于廣陵蓋存者什之三四焉若冰才雖不及古人而嗇古則篤其生之不辰命之不長未必非詩有以致之也是詩

者果不祥之物也然彼富貴壽考者卒與草木同腐而貧病蚤死若徐媛幸有所遺之詩庶幾竊附於茅菅汝墳之義論世之君子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則吾之悲其亦藉以少紓矣

生秋閣遺集序

沈清任

余弟杏雨之繼室陳恭人余同年友寶所給諫之女弟也寶所兄弟姊妹無一不能詩時有謝庭詠絮之譽恭人適杏雨年已三十餘抱宿痾猶勤婦職不少懈甫七年而卒後八年寶所訂其生秋閣遺稿將授梓人索余言爲弁余時正過杏雨署齋杏雨得寶所書重檢遺帙淚盈盈被面傷悼之懷令人感愴余惟古之閨中人無不嫻文字者蓋教于公宮教於宗室與小學親師就傅之禮無以異故詩之二南半出於后妃夫人之所作而下及於里巷編氓之女子亦無不孳孳攄

秀蔚為雅材後世婣教廢而豐生道韞輩遂若間世一出之英不可再得唐人以詩著而一代閨秀僅十餘人姊妹皆才則宋氏昭華外惟光威裒數人而已天之生才不別其類豈女子之不及丈夫也哉今讀恭人詩蘊藉深厚卓然成家惟其為不櫛諸生故所著止此人皆以恭人抱病結縭未數載早逝為憾余獨謂恭人得坤貞之道有黃裳元吉之象焉故漑佩之榮既享于生前而藻翰之光又垂于不朽者必以蘭摧玉折之傷為恭人致慨其猶未離乎自論者也余故以所見覽豐否而以廣其意他日實所見之其謂余言何如也

重校山中白雲詞序　　厲鶚

元張炎叔夏山中白雲詞八卷吾鄉龔侍御蘅圃得鈔本于秀水朱檢討竹垞因鏤板以傳侍御晚節家居食貧物故後

琴書散落是版幾入庸販手吾友趙君谷林幸購得之谷林好蓄僻書必留其眞力于校勘復刋俾流布人間可謂得所歸矣侍御序考叔夏生於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諸孫叔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心伯牙琴中有張寄閒詞序云子安能世其學者是也功甫名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於功甫為三世于循王為五世與袁伯長贈詩注云為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詳耳功甫生自朱門儒雅好事楊誠齋以佳公子窮詩客目之有玉照堂詞一卷斗南所作六首見弁陽翁絕妙好詞陸輔之詞旨屬對又載其金谷

移春玉壺貯暖擁石池臺約花闌檻之句今逸其全叔夏聲律之學師承有自蓋如此鄧牧心又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號之曰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云錢塘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二詞今俱見集中亦唐人劉夜坐鄭鷓鴣之比也附識于首俟後之讀山中白雲詞者考焉

梅邊琴泛詞序　趙虹

自南宋諸賢播爲樂章以鳴中興之盛於時作者如林獨推白石老僊號稱絕調其次則平原省吏人地雖卑而其刻羽引商故與白石抗手他如草窗竹屋蒲江碧山夢窗伯雨山邨諸君要皆異曲同工各臻精詣至西秦公子以承平舊習寓禾黍之悲其言足以感人其聲皆能協律此尤傑出者也

近時詞人亦惟浙西六家爲最而余友復有徐紫山吳繡谷厲樊榭諸君子各張一軍主持風雅遂使倚聲之土靡不奉浙西爲指歸何其盛與廣陵故六朝名勝雖不乏詞人而選聲按譜猶多瓊花楊柳覓舫雞臺縈其筆下我友江君賓谷一洗鉛華起而振之所著梅邊琴泛一卷追淸姜史繼響玉田所謂五百年來無此作賓谷實足以當之南史稱柳公雙鑠爲琴品第一若梅邊琴泛者其亦第一詞品乎賓谷負英絕領袖之才以山水友朋爲性命異日者弭棹西子湖頭紫山諸君子當與把臂入林攬湖山之秀唱和于喁知亦以爲廣陵散未絕而不復浙西崇盛也余雅好爲詞而菁華彫落每見諸君輒有形穢之慚茲于賓谷之詞把玩不置因綴數語知言者或不以爲玉巵無當也夫

調香詞自序　　周大樞

夫詩之有餘與若同岑而技不兩美兼之者代可枚而數也
自稼軒以詞豪一世前後遂無劭手顧詩即不勝識者已自
其少時決之　國朝先輩阮亭先生詞工于詩陳檢討詩工
于詞而世所稱或反葢詞家兩派秦柳蘇辛而已秦柳綿媚
而蘇辛以磊激慷慨變之近于詩矣詩以風骨為主蘇分其
詩才之餘者也辛則併其詩之才之力而專治其餘故嘗謂
閒澹歷落之才其人于詩宜詞則閒為之而可矣其年詩最
風秀有骨力而詞非雅聲無他勁激之調不易摹耳當時若
陳同甫劉後村改之諸公其去辛已不知幾里況才併不及
者乎予年十三四即喜為詞于古作者特癖陸務觀姜白石
二公秦柳派也而少變其音節嘗著調香詞數卷共二百首

丁酉歲病中悉取焚之意不更作偶朋友燕聚輒復技癢亦隨手棄去言友秀水萬子循初最工詞見而稱之顧謂其勝于詩予不信也聊掇拾燼餘什不得一附以近日所作仍其舊名序而存之論風雅之異鑣較矛盾之各勝質之萬子庶不越其言

自怡軒詞選序

許寶善

今世塡詞之家偶成一闋便自謂不讓古人噫彼未嘗取古人之詞精思而熟究之亦何怪乎言之易也夫詞者詩之餘其爲抒寫性情與詩無二然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則自一言二言至八九言其中句斷意聯盡而不盡加以四聲五音移宮換羽陰陽輕重淸濁疾徐之別其難更倍于詩粤稽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

章最為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谿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然自石詞中仙手而沈伯時猶以為未免有生硬處古人論詞不少覓假如此洵乎詞之難也仇遠村有云鉛汞交鍊而丹成情景交鍊而詞成自非好學深思精心烹鍊不足以語此竹垞先生詞綜一書兼收博採含英咀華可謂無美不臻矣然求多求備譬猶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收取稍濫間或有之宗之者不學古人之長而反學其短不幾大負竹垞苦心也哉余雅好作詞間有數闋流傳人口自愧不及古人萬一然嘗遍取古人之詞精加玩味稍能辨其訛正因念我　國家雅化日隆天下談詩論文之士無不朝夕砥礪駸駸以復於古而詞學一道講求者絕少倘風雅名流

任筆揮灑或失於靡曼或流于粗豪或詞妙而律未純或律協而詞未雅此亦學者之闕也因取唐宋詞之佳者彙成一編偶有字句未愜心處酌割愛遺之俾有心斯道者由是以求涵泳浸潤純粹以精意必超元語必俊潔自出新穎而不謬於古人庶幾追蹤唐宋與詩文並臻極盛於以歌咏太平無難矣

湖海文傳卷三十二